

台湾艺人高以翔的突然离世,事故令人惋惜的同时,也让“急救利器”AED(自动体外除颤器)再次进入大众的视野。AED,被称为生死一线的“急救利器”。当有人心跳骤停时,只有在最佳抢救时间的“黄金4分钟”内,利用AED对患者进行除颤和心肺复苏,才是最有效制止猝死的办法。然而,眼下在国内,AED的配备,还并不是那么普及,公众对它的使用熟练程度与国外相比也有很大差距。

在上海,AED是否真正走进普通市民的生活?公共场所AED的普及,距离“黄金四分钟”的救治要求到底还有多远?近日,青年报记者兵分几路,走进沪上的大型商圈、地铁、公园、高校等公共场合,寻找这些AED的身影,并深入了解有多少人真正会使用这些“急救利器”。



记者调查上海各地AED安装情况 带你找到身边的“急救

最近心源性猝死案例频频出现在新闻报道中。“急救利器”AED开始被人所知,它全名为“自动体外除颤仪”。当患者心跳骤停时,如果能在黄金4分钟内,利用AED对其进行除颤和心肺复苏,是目前最有效制止猝死的办法。AED对大多数人来说,只需几小时的培训便能上手操作。一台AED小巧便携、智能有效且造价不菲,是抢救呼吸、心脏骤停病人的“利器”。

目前在上海,AED在公共场的普及情况如何?12月初,青年报记者实地走访了机场、车站、地铁、商场、学校等地。在走访中记者发现,AED已在不少公共场合“就位”。一旦发生意外,你能在黄金4分钟内找到并使用它吗?

本版撰文
青年报见习记者
陈嘉音 陈泳均

本版摄影
青年报记者
常鑫
(除署名外)



K11的AED位于底楼咨询台处。

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泳均 摄

今年用AED抢救过好几个病人

虹桥火车站是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的组成部分,记者走访发现,虹桥火车站上已安装了8台AED,分别在候车厅的东西两个服务台、北出口附近的“心尚”雷锋服务站、商务座候车室、贵宾室和到达层的各个出口。

“今年抢救过好几个病人,都用过AED。”服务站的驻站医生顾医生是一位全科医生,他告诉记者,他曾用AED成功抢救过一名男子。今年7月份,一名上海籍的男旅客在检票口突然倒地,他赶到现场后发现旅客已神志不清,没有了脉搏。顾医生随即对旅客进行心肺复苏,并使用AED设备进行抢救。经过多名工作人员与医生乘客10多分钟的不懈努力,该名男子终于恢复了心跳和呼吸。

不过记者也注意到,医疗点并非24小时开放,且AED的位置算不上显眼。“如果晚上发生了意外,工作人员有钥匙,出了事情可以先联系他们,他们会过来开门。”顾医生解释道。

在候车厅的服务台里,一台红色的AED非常“高调”地站在当中。虽然已被上锁,但在取口处

探访地点 上海虹桥火车站
安装情况:出发层候车厅5台、到达层3台



虹桥火车站上已安装了8台AED。

留有一个紧急取用小窗,打破玻璃就能取得钥匙,以防救护人员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。

站内工作人员是否会操作AED呢?“心尚”服务工班工班长周珣告诉记者:“我们是接受过相关培训的,工作人员对于AED的使用流程基本上都很熟悉。”同时,她补充道:“其实AED会有语音提示,相对来说上手比较简单。”

8台专业急救设备早已投入使用

探访地点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
安装情况:虽未安装,但配备心脏除颤起搏器

1台,48号登机口附近也有1台,再加上两辆救护车上的除颤器,这样就有4个了。T2的情况也是这样,机场一共有8台。”随后她向记者展示了装在医疗行李箱中的除颤器,比起市面上常见的AED要大得多。

今年7月份,她遇到过两起心脏骤停的突发情况。“有一位韩国乘客,他年纪比较大,七十来岁,在飞机下降过程中突发心脏问题。”她回忆道,在对讲机里接到通知后,她马上带着除颤器夺门而出。赶到现场后,她发现自己已是第二批赶到的,楼上医疗人员早已先一步抵达。“因为那个登机口也挺远的,大约花了3分钟时间。楼上的护士和医生接到通知马上就出诊了,动作很快,但是由于在飞机上没有得到最及时有效的治疗,人依然没有救回来。”

虹桥机场目前是中国三大门户复合枢纽之一。在2018年,旅客吞吐量高达4364.55万人次。在一号门附近的医务室,记者采访到一位值班的护士。她告诉记者,目前虹桥国际机场虽然并没有安装AED,但两个航站楼都有配备心脏除颤起搏器,并早已投入使用。

“以T1为例,一楼的医疗点

记者尝试提了一下装载除颤器的巨型行李箱,大约二三十斤,底部虽然装有滑轮,但若想要提着狂奔还是有些力不从心。”我们出诊都要拖着它的,一个医疗箱、一个急救箱,都挺沉的。”意外发生后,医疗点的护士和医生必须竭尽全力与死神赛跑。